



喜欢一个人没有错

■陈灿富

在大城市经商的阿峡带着女儿晓儿回到故乡小城。

上世纪70年代初，大学毕业留城工作的阿峡回来准备与青梅竹马的阿若结婚。不料，父母亲却强烈反对亲事。原来，阿若的父母亲解放前在小城经营过珠宝店。在混乱年代，他们不可能逃避各种磨难。有天，阿若家深夜发生一场大火，一家四口剩下阿若侥幸逃生。

阿峡据理力争：“喜欢一个人没有错的，何况今天阿若已经可怜，无论如何我要娶她！”父母亲气急败坏，斥责：“大逆不道！你敢娶阿若，我们就没你这个儿子！”

阿峡垂头丧气重返大城市。他的父母亲也跟随回去，千方百计阻止阿峡与阿若来往。阿峡万般无奈，后来勉强与当地一女子结婚。时光，渐渐地流逝了。有一年，阿峡携带几个月大的儿子阿川及妻子回故乡小城，途中不幸发生车祸。阿峡在医院醒来后，却不见阿川的踪影。一年又一年了，儿子仍下落不明。现在，女儿晓儿长大了，阿峡已两鬓斑白。阿峡本不愿意重回故乡小城，但拗不过晓儿五次三番的恳求。阿峡与晓儿住在故乡小城已一月有余，晓儿结识了不少朋友。这天，晓儿拉着一个年轻人进来。阿峡一见面，发愣了。年轻人叫阿守，在小城东门开了一家布匹店。阿守恭敬地说：“伯父，我母亲在家里布匹店帮忙看店，有空来坐坐。”聊着聊着，阿峡话题一转，说：“阿守，我们以前是不是见过面？”阿守未答话，晓儿抢着说：“爸爸糊涂了，你什么时候见过阿守哟？”晓儿牵起阿峡的手，又出门去了。阿峡目送阿守与晓儿远去的背影，一整天，他心乱如麻。

当天晚上，阿峡硬着头皮对晓儿说：“晓儿，你喜欢阿守吗？”晓儿的脸颊红扑扑：“喜欢一个人没有错吧？”阿峡心头一沉：“喜欢就好……怎会有错呢？”晓儿有些不解：“爸爸，你不是反对我和阿守来往吧？”晓儿依偎着父亲，她不敢触动他心内的隐痛说：“爸爸，女儿知道阿川哥哥的事，使你伤心了一辈子，可你也不想女儿重蹈覆辙吧？”阿峡摇了摇头，唉声叹气。

次天一大早，阿峡让晓儿陪伴赶到小城东门阿守家的布匹店。里面，有位满头银发的女人。女人见客人光顾，赶紧站起来招呼。阿峡深深看了一眼对方，忽然脱口而出：“阿若，真的是你呵？！”这一刻，空气似乎凝固了。阿峡激动，直截了当说：“阿若，对不起你！多年过去了，幸好你找到一个好男人，有了阿守这好孩子。我的心……好受多了！”阿若理了理白发，说：“我……我并没有结婚，就为了阿守……”她将阿守拉到身边，毫不掩饰地说：“阿守也知道了，他并不是我的亲生儿子。”阿峡惊愕万分：“为什么……这样？”

阿峡的目光在阿若脸上流连，期盼地说：“阿若，阿守他……似乎是我失散多年的儿子！”

那天，阿峡乘坐的汽车发生车祸，一条流浪狗刚好在现场跑过。它竟然叼起婴儿一口气蹿出老远。巧合得很，心地善良的阿若，拾到了被狗扔在草丛里的婴儿。

凉风，扑进了布匹店，敲打着每一个人的心脏。晓儿牵紧了既是阿守也是阿川的亲哥哥，兄妹俩早已没有了隔阂。她说了一声：“我对爸爸说了，喜欢一个人肯定没有错，否则也找不到哥哥你了。”

阿峡看着阿若的背影，说不出话来。阿若的眼睛，移向了门外，平淡地说：“是呵，喜欢一个人真的没有错。这不，我老了，可我能够亲眼看着阿川一天天长大，这也许是我的福分啦！”



情人节玫瑰

■朱耀华

情人节快到了，空气中流淌着浓酽的花香。柳浪突然心血来潮，他决定给闻莺一个惊喜，为他们平淡的生活增加一些色彩。情人节前两天，柳浪去了一家花店，订制了一个大大的玫瑰花篮。他留下了家里的地址，要花店在情人节的当天早晨把花送到闻莺手里。在花篮上，他只留下了一句话：有一颗心在为你燃烧。

“你不留下姓名吗？先生。”花店的女孩问。

“不。”他说。他要刻意做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，给她一个出人意料的惊喜。这样的惊喜才具有爆炸的威力。

柳浪和闻莺结婚已经十多年了，坦率地说，这些年来，他们的婚姻出了一些问题，在琐碎的日子里，他们的爱情已经悄然褪色。偶尔，他们还会为一些事情发生争吵，柳浪希望重新找到当年的那份浪漫和温情，挽救这场走入困局的婚姻。因为，从内心来说，他还是爱闻莺的。情人节前，柳浪出差了，

他是在情人节的当天下午回家的。在路上，柳浪预想了很多甜蜜的情节，那个玫瑰花篮摆放在客厅中央最显眼的位置，上面印满了闻莺的吻痕。闻莺在等他，像多年前那样，痴痴地等他，然后，听到门响，迫不及待地迎向他。想象中的情节记忆犹新，多年前在他们中间无数次地上演。早晨九点，门铃声清脆响起。闻莺打开门，一个硕大的玫瑰花篮跳进了她的眼帘。

“你好！一位先生委托我将花送给你！祝你节日快乐！”送花的小伙子说。

“我？”她惊讶了，用怀疑的眼光打量着送花的小伙子，“你是不是走错了地方？”

小伙子把花篮给她看，花篮上有电脑打印出来的收件人姓名和地址。闻莺怀着又兴奋又不安的心情收下了花篮，直到送花的小伙子走了很久，她还怔在那里。是谁呢？谁会在心里装着她？这个问题太让她费脑筋了。她第一个想到了公司王经理。很久以来，她感觉到，王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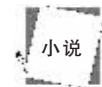
理对她有点特别。王经理经常带上她去赶赴各种应酬。王经理说，他们是公司的名片，他需要她的支持。闻莺无法拒绝，虽然她在心里感到厌倦。但为了“钱”途，她不能违拗自己的顶头上司。每次应酬完毕，王经理就会开着他的小车，把闻莺送回去。有一次，酒后，王经理带着闻莺，把车开回了自己的别墅。闻莺没有走进他的别墅，她委婉而坚决地拒绝了。“对不起，我，醉了。”王经理掉转了方向，轻轻地对她说。闻莺向他要了一支烟，点燃。她甚至有点可怜起这个男人来了。

或者，是苏堤？苏堤是闻莺大学同学，在大学时代，苏堤就向闻莺表达过爱慕之情，那时，班上所有的人都以为他们会填补这个空白，但最终却没有结果。阴差阳错，现在，至今孤身一人的苏堤和她生活在了同一个城市。前些时候同学会，苏堤还半开玩笑，他说，他此生最大的遗憾就是错过了她。在同学们的起哄声中，他们喝了一杯交杯



郭亮 摄

风吹草低见牛羊



心病

■碧连天

老何家三代同堂，四口人挤在四十几平方米的平房里。屋里被家具挤得密不透风，如杂货铺一般琳琅满目；房外不远处便是新建的公寓楼，干净清爽的玻璃窗闪闪发亮，时常刺痛老何的眼。眼睛被刺痛了，老何就在心里算：如果我们这块拆迁了，按政策，再加上钱，就能弄到两套房子，儿子一套，我们老两口再加上老母住一套，嗯！还不错。

但这“不错”是建立在“如果拆迁”的基础上的。

儿子二十几了，女朋友也谈了好几年了。按说两个人感情不错，也该谈婚论嫁了，但小何家没房子，连带着小何和女朋友说话始终觉得差了一口气儿，结婚的事儿就一直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，也没敢提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女朋友已经暗示过小何好几次了，但小何每次都是装作没听懂。

一个星期一的早上，老何的早饭已经接近尾声了，豆浆喝了一碗，油条已经剩下拇指长短了，小何还没有起床。老婆悄悄告诉老何，儿子昨天去参加同学的婚礼，受了刺激了，估

计还在难受呢。千呼万唤始出来，小何无精打采垂头丧气的样子让老何很是心疼，但表面不动声色，板着脸孔道：“快吃饭，吃完饭还要上班！别迟到了！”小何喉咙里嗯了一声，没言语就坐下来吃饭。老何又看了他两眼，教训道：“精神点！没精打采的成什么样子！”

小何心里本来就不舒服，马上顶了一句：“没精打采的怎么了？有精神就有房子了？迟到怎么了？上几天班就能挣出个房子来？”

儿子顶嘴，老何气得不得了，这几句话又戳到了他的痛处，要命的是竟然没有话可以反驳，他只能一边生气，一边用手指点着儿子：“你，你，你这孩子怎么说这话呢？”

小何不理这套，把碗一推，闷声闷气道：“您自己去上班吧，今天我不舒服，请假，不去了。”说着站起身来扭头走了。

老何气得胸口直疼，但毫无办法，叹了一口气，推自行车出门上班。刚刚走到马路上，一阵阳光刺眼，抬头一看，是不远处的公寓楼玻璃反光。老何突

然间一阵急气攻心，摔倒了。老何这一病病了好几天，胸口闷得不得了，手脚无力。医生过来检查，什么毛病也没有，但老何就是站不起来。儿子已经过来赔过好几次不是了，老何每次都是点点头，不说什么就挥挥手让他走了。其实老何一点都不怨儿子，只是怪自己无能。

一个星期了，老何还没上班，单位的几位同事来看他。大家都知道老何家里的状况，对于他怎么病的，也都心里有数。但老何身体上什么病都没有，就是站不起来，让大家蛮关心的，不知如何是好，正在议论有没有什么偏方。同事小李心眼很活，说到偏方的时候，小李眼珠一转，对大家说：“我有一个好方子，药到病除，肯定能治好老何的病。”大家很好奇，小李只是笑笑，并不说是什么药方。

这天夜里，小李提着一大桶红色油漆就去了老何家，轻手轻脚地忙了一个多小时。

第二天早上，老何透过窗子，看到外面墙上写满了大大的“拆字”，一骨碌爬起来就去上班了……



节日采访

■刘凌

国庆前夕，县电视台人手紧张，新闻部临时把我这个优秀基层通讯员借去做一期专访。

台长对组长、我和摄像员小郝交代道，为使采访有代表性，要随机抽取一名普通市民、郊区菜农和个体工商户做典型。如现场说感言不流畅，像往常一样，可在镜头外举牌作“提示”。另外，为提高其积极性，台里准备拿出少量购物券、农用物资作为奖励。

领旨后，组长分了工：他亲自举话筒提问；我负责录音，必要时举牌提示；小郝调镜头。我们准备了三块牌子，根据采访内容分别写就“物质匮乏、买东西要票、超市货架上琳琅满目；挑菜进城，土地承包，支农惠农；下岗职工，自主创业，买车买房”等关键词。

那天，阳光明媚，秋风送爽，街头到处张灯结彩，洋溢着浓郁的节日气氛。我拿牌，小郝扛着摄像机，组长举着“某县TV”的话筒，四处张望，捕捉受访对象。

这时，从县城最大的超市门口，款款走出一位精神抖擞、慈眉善目的大妈。她悠闲地推着装满大包小袋的购货车。组长见了，赶紧上前，说想对她进行采访，并表明，如说不好，我们会在旁边作提示。受访完后，当场发给她一百元的购货券。

大妈乐坏了，爽快地当着围观的人说：“还要啥暗示呀！张口就来。开始吧！”随着镜头的拉近，大妈侃侃道：“好多年前，这儿是一家国营商店，里面东西不仅少，紧俏商品得开后门。现在的变化真是天翻地覆，高歌猛进。旧店拆了，大超市建起来了。只要有钱，啥都买得到。咱老百姓的日子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啦！”

随后，我们马不停蹄地采访了一户菜农。因为见得多，他那致富词一套一套的。我们当场向他兑现了五百斤化肥。那位个体工商户也表现不俗，谈了他下岗后艰难的创业经历。现在，他经营的板栗都卖到国外去了，日子很滋润。访谈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发挥得好。

看了摄影听完录音，台长神情大悦，说照原话“实播”，不用剪辑。台长意味深长地叹道：我们低估了群众的配合力。可能是电视新闻看多了，他们对其中的套路都了然于心啊！